

写给亲人、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

世间的陀螺

韩浩月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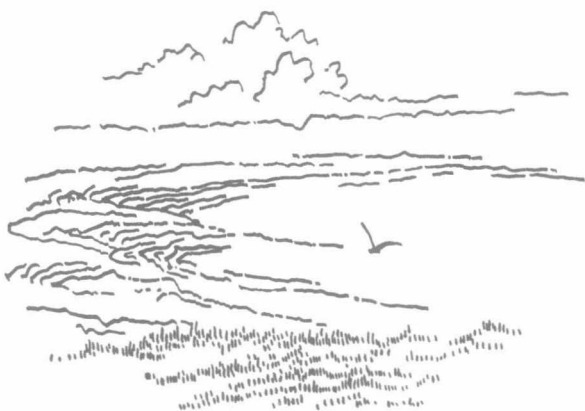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间的 陀螺

韩浩月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世间的陀螺
SHIJIAN DE TUOLUO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世间的陀螺：写给亲人、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 / 韩浩月
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2（2019.4重印）
ISBN 978-7-5598-1573-6

I. ①世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01606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（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：410000）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6.25 字数：164 千字

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 001~1 0000 册 定价：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一枚陀螺的勇气

小的时候，陀螺是我最爱玩的玩具，它可以是木头的、竹子的、塑胶的、金属的，但底端都镶嵌有一颗钢珠。用绳子仔细地一圈圈地缠上，展臂一放，陀螺便颤颤巍巍地转动起来。而想要它旋转得更快、更稳定、更具美感，则只有用手里的绳子，一鞭鞭地抽打它。

在冰湖上，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，无数孩子沉迷在这个游戏里。他们比赛，看谁的鞭子抽打得更响亮，看谁的陀螺旋转的速度更快……玩够了要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大伙儿喊个“一、二、三，停”的口令，最后倒地的陀螺，它的主人便成为当天这场游戏胜利的玩家。夕阳西下，炊烟四起，散场的孩子收好自己的玩具，奔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家。

在孩子的眼里，陀螺只是个简单的玩具，但用大人的眼光看，陀螺便有了诸多的象征与隐喻色彩。诗人北岛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童年时玩陀螺，开始还是愉悦的语气，结束时就有了警世的味道——“抽得越狠越顺从，不抽就

东摇西晃得意忘形”。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希腊诗人塞弗里斯有一首名为《光线》的诗歌，把孩子形容为陀螺，“那些从船头斜桅跳进水去的小孩/像些仍在旋转的陀螺/赤条条地潜入漆黑的光中，/嘴里咬着一枚硬币，仍在游泳”。这些诗句不禁令我怀疑，国外有陀螺吗？查询后才知道，十七世纪中国发明了一种玩具叫“竹片蜻蜓”，十八世纪传到欧洲的时候被称为“中国陀螺”，说起来，“陀螺”这个名字还是欧洲人命名的。

诺兰电影《盗梦空间》的片尾，那枚旋转的陀螺究竟有没有停下来，成为令影迷们挠头的悬念。从诺兰对陀螺这个元素的使用手法看，他也是觉得，陀螺是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符号，的确，有什么玩具能比陀螺更具命运感呢？

不用为《盗梦空间》的结尾操心，只要是陀螺，就一定会有停下来的那一刻。比起停不停得下来，更值得关注的，是去问询它在旋转的时候，或者被抽打的时候，有没有时间思考自己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、为何而旋转？就像问一个漂泊许久的人，你在年轻的时候，离开故乡与母亲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像一枚被鞭子奋力甩打出去的陀螺？在借着惯性慢慢地滑远的过程里，有没有花点心思琢磨，为何自己生来像一枚陀螺，活得也像一枚陀螺？是否真的像北岛说的那样，被抽得越狠而变得越顺从了呢。

陀螺和风筝一样，都是很容易失去家乡的，这两者有

诸多相似之处。如果风筝的旅途是天空，那么陀螺的行程便是大地。如果风筝惦记的是一条细细的线，那么陀螺牵挂的便是一根长长的鞭子……如果风筝的归宿是在大风中被撕碎散落四方，那么陀螺又岂能顺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痕找回出发的原点？

记得有一次站在某个城市的天桥上，看着人行道，忽然觉得，行人是如此匆忙与孤独，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个画面：他们在早晨旋转着走出家门，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，静静地保持着体力，迈向城市中心地带的时候，又不禁加快脚步，他们的肩膀偶尔会产生一次碰撞，但顾不及有什么语言或肢体上的交流，便又匆匆旋向各自的目的地……这个画面让我有些惆怅，也有点想要微笑，生活无非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并不用借助任何外力，你都要努力地加入到人潮当中。

还记得有一次与朋友在酒店里喝酒，一开始的时候有女人和小孩，满满一屋子的人，热闹非凡。我们俩喝酒的过程实在漫长，大家逐渐散去了，只剩下两个“酒鬼”，计划要把房间里剩下的酒全喝光。但不知不觉间，酒喝不动了，话也说不出，面无表情地倒在各自的座位上……这多像两枚被遗弃的陀螺，他们有着各自的心事，不能毫无保留地倾诉，保持着距离，不能相互搀扶。人到中年的陀螺，大抵如此吧。

有没有漫画家愿意以陀螺为原型，创作出一系列表现都市人生活的漫画作品？要是有的话，那该是多么形象：它有着重重的脑壳，肥硕的身体，但全部的重量，都由一

只细而尖脚支撑；它全部的责任与理想，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不要跌倒，因为只要跌倒一次，就有可能没法再站起来了。在这组假想中的漫画作品里，会有骄傲的、谦卑的、亮闪闪的、灰头土脸的、从容淡定的、焦头烂额的各种形象吧。

民谣歌手万晓利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，为那些旋转着的、舞蹈着的、匍匐行进着的陀螺们写了一首主题曲，歌的名字就叫《陀螺》，“在田野上转，在清风里转，在飘着香的鲜花上转。在沉默里转，在孤独里转，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。在欢笑里转，在泪水里转，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……”每当我写到往事时，脑海里总会浮现这首歌的旋律，这旋律并不悲伤，反而有些淡淡的温暖与美好。这是时间的缘故，原先的那些尖锐、疼痛、寒冷、挣扎，很神奇地消失了。一枚陀螺的勇气，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；同样，它的释然，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。

二〇一七年的时候，我认识了《财新周刊》的文化专栏编辑灵子，在她的邀约之下，开始撰写本书收录的主要文字。本书出版的时候，她已经去英国与哥伦比亚尝试新的人生旅程，因此，有关陀螺的故事，在这本书里开始，也在这本书里结束。亦要感谢策划编辑傅兴文、责任编辑金晓燕，帮我完成了这个为故乡与亲人写传的愿望。

韩浩月

二〇一八年季夏



目 录

一生所爱，山河故人

- 3 父亲看油菜花去了
- 12 母亲在远方
- 22 有关爷爷的坏话，正在消失
- 31 奶奶的葬礼
- 42 故乡守墓人
- 52 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
- 58 六叔，他是传奇
- 69 在艰难的日子里哭出声来
- 81 坐绿皮火车去参加三弟的婚礼
- 89 我们缓缓前行，他知道无需急促

我已与故乡握手言和

- 95 给 ×× 的信，兼致故乡

- 107 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，异乡就更不能
- 117 县城里的中国故事
- 121 近乡情更怯
- 125 我以奔跑的心态重走故乡
- 130 一条河流和我的命
- 135 过去的麦子与现在的麦子
- 140 可不可以在田野里再跑一回
- 144 我怎么成了家乡的游客？
- 147 一穗玉米的呼喊
- 152 县城小书店
- 155 和记忆喝酒，这怎么能戒得了
- 160 火车火车你慢些开
- 164 和电台有关的日子
- 168 我的录像厅往事
- 172 “冬天”是我生命中的敏感词
- 176 曾和我一起晃荡的少年朋友
- 182 那个年代，我为什么爱文学？
- 187 去过的大城市越多，越喜欢小城

一生所爱，
山河故人



父亲看油菜花去了

有许多个清晨，醒来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清亮的阳光、听到鸟鸣、感受到微风、内心充满喜悦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声音说，父亲，我知道，这是因为你的缘故。

对父亲唯一的记忆

父亲大约去世于一九八〇年的某一个季节，那个季节可能是春天。

不要怪我说得如此含糊。因为父亲的离世，导致我童年与数字有关的一切均发生了紊乱：父亲的去世纪念日，我具体的生日，父母结婚的日子……青少年时期由于忌讳谈论这些话题，没有去确认与父亲相关的一些年份数字。

父亲去世那年我大约五岁，也可能是六岁。父亲自然是陪伴过我一段时日的，于是我也曾有错觉——父亲曾像

别人的爸爸那样，把我举过肩头，带我走街串巷，从口袋里掏出卷曲的旧钞票给我买糖葫芦……
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曾被我爱出来的与父亲有关的记忆，逐渐被证实只不过是青少年时期臆想的延续。比如：父亲从田里回来，带回一兜甜甜的荸荠；傍晚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在屋檐下吃饭，收音机里播放着评书。现在想来，这些画面不过是为了证实父亲曾在我生活里真实出现过，而我是把别处得来的画面进行了嫁接。

事实上，对父亲唯一清晰的记忆，来自他去世前数天的一个昏黄的下午。父亲的脸色苍白，他在久久失去意识后偶尔清醒，无比艰难地要求（我猜他那会儿拼尽了全身的力气）我到他身边。我的叔叔们和姑姑一阵呼喊，把躲在角落的我抓过来塞到父亲面前。父亲看清了我，想说话却说不出口，只是用手把一瓣橘子放在我嘴里——那是瓣冰凉、苦涩的橘子，至今我还记得那味道。

五六岁的我并不知道恐惧，面对将要离世的父亲，表现出完全不属于一个孩子的理性与清醒，可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反反复复地提醒我：“记住他，记住他的样子，别忘记，别忘了他……”于是，父亲喂我橘子，便成了在我心中经得起岁月侵蚀的画面。当父亲去世的那一刻，命运的洪流从我脑海席卷而过，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唯有父亲喂我橘子的画面，如同灾后的遗产，倔强地矗立在那里。

父亲的消失

我的手里没有保留任何一张与父亲有关的照片。某天早晨醒来，我看到母亲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用剪刀一点点地把父亲从我们的家庭合影中剪去，母亲说，“他把我们扔下了，我们也不要他了”。

即便在我的童年逻辑里，这也是不成立的事情。但对母亲的说法，我不敢反抗，只是不去配合她去销毁那些照片。在农村，与去世之人有关的一切物品——睡过的床，穿过的衣服等等，都是要烧掉的。如果放弃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像，是为了我们以后能够好好地生活，那么，母亲的做法，或许也是对的。

母亲在生下我第二个妹妹后，将做结扎手术。母亲怕疼，父亲就替母亲挨了这一刀，做了男扎手术。这一刀之后，父亲躺在床上就再没起来过。先是手术感染，后又查出别的疾病。在熬过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之后，父亲没有等来他的好日子。在家里可以每天都能够吃到小麦煎饼和白面馒头的时候，父亲告别了他短暂的人生。按照我的年龄推算，他享年二十八岁，或者二十九岁。

我过了二十九岁后，心头有了一个想法：“此后的每

一年，都是多出来的，因为我的父亲没有活过三十岁，我要替他好好地活。”

母亲在父亲去世那一天，无比痛苦，那种痛苦无法用笔墨形容，那是一个女人失去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支撑之后的绝望。这种痛苦会带来恨，因为恨比怀念更长久。所以，我理解母亲，她把父亲的照片找出来，剪成一片一片，是恨；再放在一个瓷盆里烧掉，是要忘记。

在一种情感模式里，忘记一个人，去好好地生活，这是生者的希望，如果逝者可以说话，那也应逝者的愿望。

他看油菜花去了

父亲并非患绝症去世，他的病症在今天及时去医院的话，会很容易得到控制并治愈。父亲当时也不是没去过医院，只是，他是在拖了许久之后才去的医院，在医院没住几天，就忙慌着要求出院。从村庄到县城医院，有三十多公里路，几番折腾，父亲承受不住了。

我在亲人后来诸多的言谈中逐渐拼出了父亲去世的真相。奶奶每次谈到父亲的去世都会泪流不止，她也是最有胆量去批判的人，她会去咒骂爷爷：“为什么你不拿钱去救他？！”爷爷会唉声叹气，他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要

养活，在村里孤立无援，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，借来的钱不够住三天的医院，他去咒骂谁呢？

倔强的父亲不肯在医院待下去。他要回到自己用泥坯砖一块一块搭起来的房子里躺着，他不想看到三弟、四弟一去医院看到他就号啕大哭一场。他勉力拿出大哥的样子，以为靠自己的意志能斗得过身体的衰弱。

每每有亲人在谈论父亲的时候，我内心总有一句话想问：“你们为他做过什么？”但直到现在，这句话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问过。人的命，有时候的确经不住这么一问，没有人会给你一个让你释然的答案。

我想这么问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这个家庭，可以拼尽全力去救父亲的话，父亲现在是有可能仍然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的。而在关键的时刻，并没有人拼尽全力。

为了不再去住院，父亲选择了信教。据传说，很多人通过信教连不治之症都治愈了。父亲和他的亲人们都选择了自欺欺人。

父亲康复的“神话”险些变成了真的。那年春天，院子里的人奔走相告，说父亲可以起床了，他去田野里了。正是油菜花开得最好的时候，等他看完油菜花回来，心情好，再吃上一顿饱饭，他就真的能像以前那样拿棍子教训不听话的弟弟们了。

可看完油菜花之后的第二天，父亲就处在了濒危的状

态。人们把他去田野里散步的那段时光，形容为“回光返照”。

每每想到父亲，心里充满愤懑和痛苦的时候，我就要强行在脑海里，把父亲切换到他去田野里的画面。我没亲眼见到他去看油菜花，但在想象中，会觉得父亲走在和煦的春风里，脚下是松软湿润的田埂。父亲放眼望去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油菜花，那会儿，他久病积郁的内心，会变得明亮许多吧。不知道那一刻他的脑海中，刻画过什么……

寻找父亲

除了一堆黄土，这个世界再无与父亲有关的任何物件。他造的房子被卖掉，推倒重建了；他用过的家具消失无踪了；他所有的个人物品无人保存，连一张记载他的纸片也不存在。

我年轻时，有段时间执着于寻找父亲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和我的几个叔叔谈论父亲，用他们讲的父亲的故事，来拼凑出父亲的样子。

我问二叔，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？二叔说：“我们刚去大埠子的时候，没有住的地方，你父亲带着我们弟兄几个，把黄泥踩烂，加上稻草，做成土坯，一点一点垒成房子，